

懷古思今
拓展宏图

丙寅年秋何長工題



華寧縣政協文史資料

存真紀實

劉子武

哲弁旧闻
长存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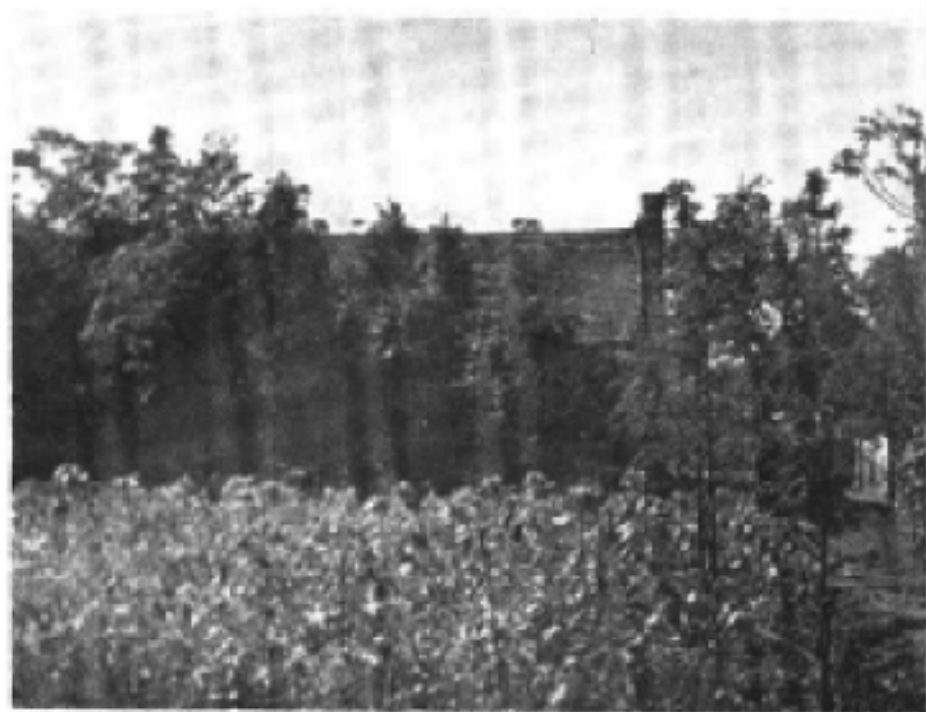
祝公世安又更淑雅之创刊

刘大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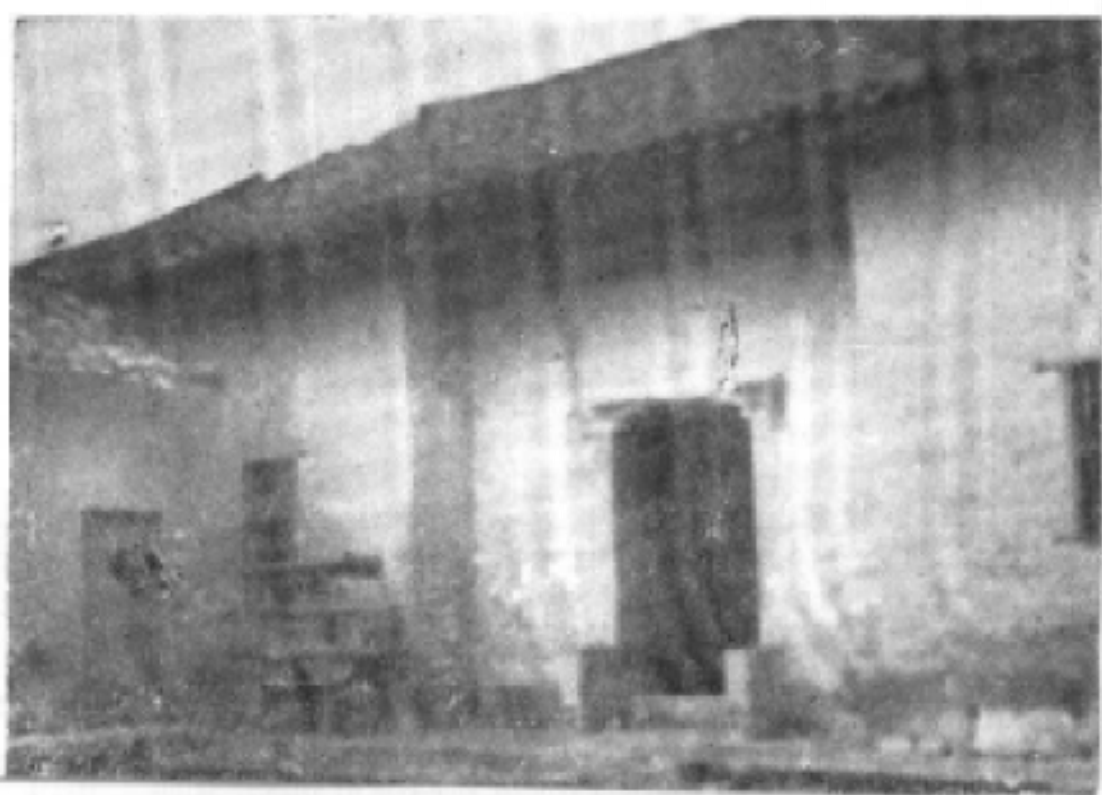


何长工
(一九四八年)

新华学校遗址 (符哲文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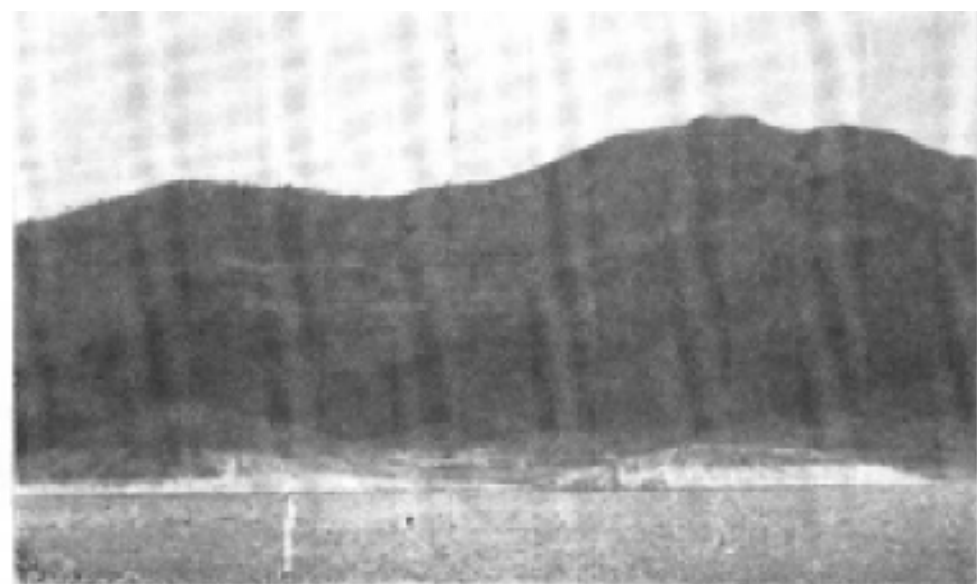


朱婴(中)在廷
大司法系工作时与其
子朱允一(左)、其
弟朱纯(右)合影
(一九四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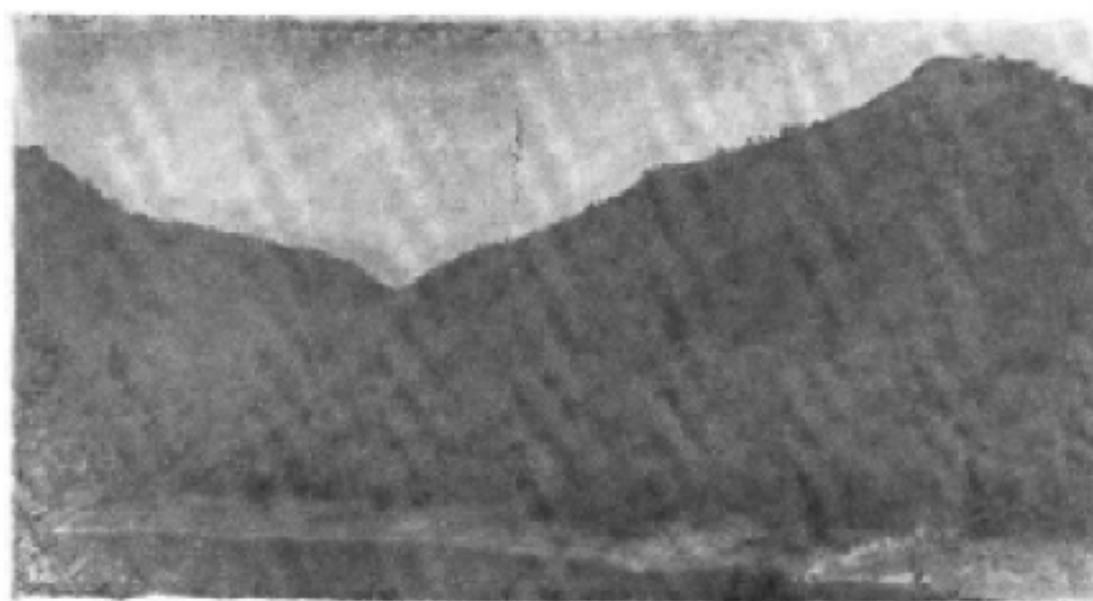
东山中学旧址一角
(严文田摄)

七女峰，
国民党七十三
军暂编第五师
与日军激战地
(严文田摄)



郑怀远(左)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
摄于南县)

佛寺场，新四军江南挺进
支队与日军激战地
(样哲文摄)



欧厚倍

(一九二九年获全国济难
总会颁发烈士传)



韩梅村

(一九八六年十月)



张先正

(一九八六年十月)



罗喜闻(前排自上至下第三
人)与华容赴法勤工俭学生合影

(一九二一年八月)



张云襄

(一九三五年五月)



刘公武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白瑜偕夫人合影
（一九七七年摄于台湾家中）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
国民党华容县党部旧址
一角
（特哲文摄）



《華容民報》、《華容青年報》和旅省同鄉會刊《華容同鄉》（縣檔案館提供）

目 录

峥嵘岁月

- 潘鼎新与黄荣领导的辛亥义军……………潘浩然(1)
- 反袁义军攻城目睹记……………王伏生口述(13)
- 国民党华容县党部的创建及其活动
……………何长工 刘公武 程学毅回忆(17)
- 迎解斗争的回忆……………金汉川 高云霞 郑怀远回忆(22)
- 西乡农民支援南县解放的活动……………黄剑萍(27)
- 关于华容民主促进社……………侯 杰(34)

抗 日 烽 火

- 桃花山抗日根据地的片断回忆……包梅村口述(39)
- 一个抗日的统战组织——石公华县参议会
……………蒋子辉 朱桐乡回忆(43)
- 奔赴延安……………胡 兆(48)
- 湘北会战亲历记……………张仲贤(57)
- 七女峰争夺战……………段文斌 敖树隆口述(60)
- 佛寺塆反扫荡战纪实……………郑怀远等口述(63)

民族血泪

- 我所知道的日军暴行……………严文田(70)
- “苦力”血泪仇……………罗绍勋 蒋绍海调查(74)
- 日军扫荡东山暴行实录……………蒋子辉 易南建回忆(76)
- 毛家嘴遭劫记……………胡兆明口述(79)
-

教育先声	新华学校的创办经过……………何长工口述(81) 记朱婴创办的东山中学…胡 兆 罗志雄回忆(86) 苏区教育概述……………蔡大曦回忆(91)
报苑旧话	谈谈《华容民报》……………刘 复(96) 第一张私办报纸——《华容健报》………谭荣铎(99) 抗日初期的《怒吼周报》………张华贵 陈国钧(102) 《华容青年报》的始末 ……………张华贵 潘志中 陈国钧(105)
工商陈迹	
记县商会的创立……………刘味诗(108) 解放初期的华容工业……………张作贤(111)	
人物春秋	记我的四位乡友……………刘公武(115) 罗喜闻在湖西中学……………孙特夫(124) 罗喜闻小传……………罗廉余(129) 蔡大勋事略……………蔡本立 刘味诗(135) 周仁传略……………周 平(139) 谭鳌传略……………谭天民(143)
漫路求索	
难忘的历程……………韩梅村(146) 起义前后的回忆……………张先正(163)	
往事钩沉	旅省同乡会与《驱文专号》…张华贵 谭天民(176) 科考亲历记……………蒋子辉口述(180) 华容三青团的活动记略……………潘志中(185) 解放前的“民主选举”……………潘志中(190)

资料拾零

潘鼎新、黄荣史料·····	(8)
日军侵占华容经过·····	郭清彬 (66)
华容之团防·····	郭清彬 (195)
稿 约·····	(201)



潘鼎新与黄荣领导的辛亥义军

潘浩然

前 言

族祖潘鼎新先生，辛亥革命时期同黄荣一起领导华容人民组织义军进行革命活动的事迹，幼年我在家里就常听长辈讲过，近年我又几次走访潘鼎新的儿孙和黄荣的弟侄，以及当地知情老人（包括百岁老人蒋子辉），搜集了更多的亲见亲闻材料。现在参照史料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辛亥革命，武昌首先发难。华容革命党人潘鼎新、黄荣等立即响应，联络会党组织义军，在华容发动了武装起义。

潘鼎新，华容三封镇官堰村人。清光绪乙巳年（公元一九〇五），华容末届县考“案首”（即第一名）。丙午年（公元一九〇六年），留学日本，在东京认识孙中山、黄兴，加入了同盟会。次年，参加湖北刘公、湖南焦达峰等同盟会员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担任党务部长。戊申年（公元一九〇八年）冬，被派回国专事革命联络事宜。

黄荣，华容东山乡仙鹤寺村人，原在华容师范任教。潘鼎新回国后，即介绍他参加同盟会。次年春，随潘去湖北，在武汉认识孙武、焦达峰，并加入同盟会，任联络员。

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

革命党人闻讯奔走相告。时潘鼎新在华容任明达高等小学堂长（即校长），便立即致函焦达峰（早在日本东京时，革命党人便已内定焦为湖南都督），要求将逗留在长沙的黄荣派回华容协助工作。焦达峰接信后，便让黄荣火速返回华容协助潘鼎新组织起事，还亲自委任黄荣为副统制，潘为统制。黄经岳州潜回华容后，潘即与黄荣及巴陵北乡人李纯生、熊市人周四维等密谋，接着便在华容东山，以及毗连的巴陵一带广泛联络，很快组建了一支以会党群众为基础的两百余人的义军。

九月初的一天（大约是初五、六日），潘黄带领了这支义军进攻华容县城。由于事先联络了城内的团练张巨卿作内应，因此义军顺利进城，并冲入县府衙内，当场捉获了知县乔联昌（湖北天门人，民国二年去职离开华容），把他带到城郊黄湖山明达学堂羁押起来。县城工商各界，即时悬挂白旗，鸣放鞭炮，以示归顺与庆贺。

华容光复后，潘鼎新便在明达学堂提审乔联昌，晓之以大义，胁之以大刀。乔联昌吓得面无人色，匍匐在地上求饶。连称：“义军出师名正言顺，大人（指潘鼎新）前程无限，大人前程无限……”表示顺应潮流，愿意归顺。其时，长沙已经光复。因潘等与焦达峰事先约定：起事后，迅即率队赶赴长沙，以巩固省城。所以潘鼎新等革命党人便接受了乔联昌的归顺，并责成乔联昌召集华容官绅，在县城北门南岳庙旁的自治讲习所公开宣布华容脱离清朝政府，举行夺印授印仪式，实行改旗易帜。同时，革命党人也当众宣布要乔联昌继续留任，以维持华容地方秩序，又指派黄荣的弟弟黄炳炆等党人襄助一切事宜。这时投机革命作为攻城内应的原华容团练张巨卿也在指派之列。

为了彻底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华容革命党人到处宣传“兴汉排满，报仇雪恨”。他们还组织能工巧匠赶制梭镖马刀等军械，并在黄湖山背后的东岳庙树旗招兵，扩大义军。与此同时，他们又责成乔联昌开启县城的军粮仓库，为义军筹集粮食；召集

地方殷实富户，劝捐军款。

自从己酉年（公元一九〇九年）兰澹会首领焦甲申接受革命党人领导以来，民主革命的思想在华容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此这次东岳庙招兵很受群众拥护。不仅焦甲申余部及各地会众前来投效，甚至青年学生、贫苦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流民乞丐也纷纷前来应募。不几天，革命党人便选得精壮男丁七百二十人，经过突击训练，扩编成两个营队。县府源源供应军粮，民众踊跃捐助军款。县城东门一家当铺就捐了八百串制钱。不仅城里有人捐钱，乡下也有人捐钱，数额则多少不等。

一切准备停当，革命党人便下令两营义军同时出发开赴长沙。出发那天，县城各界人士和居民纷纷前来欢送，沱江渡口鼓乐喧天，鞭炮震地，盛况空前。七百二十名义军官兵，分乘二十四只大木船顺流而下，浩浩荡荡，甚是威严。

这次出发，义军分两路齐奔长沙。黄荣带领的一营由华容老河经麻里泗、罗家洲，一举光复南洲，再往沅江。因为受到阻击，不能进入益阳内河，遂改由沅江出口处绕道夺下昌矾洲，计划从湘阴进入湘江。潘鼎新带领的一营，由紫港口进入龙开河，经毛家嘴、银杯窖（今钱粮湖农场二分场），先在张吴漈子作了短暂的停留，并在那里会合了等待在楚云铺一带的会党群众，然后一起渡洞庭湖东行，直奔湘江口而去。由于物资准备比较充足，船只不够分派，因此在内河一段还有许多人是在步行的，以后沿途征用了一些船只，这些人才分批上船。潘鼎新本人就是骑马由陆路出发，经松木桥、楚云铺，直到张吴漈子才上船的。

武昌起义不久，清军湖南前路巡防营统领吴耀余、岳沅水师统领柳若乔接到巡抚部院扎飭，封锁湖口江面，洞庭湖及湘江航道除外国轮船航行外，交通一度断绝。又由于焦甲申（华容人，潘鼎新部属，一九〇九年在华容罗家洲起事失败，被清岳州知府魏景熊侦知擒杀）的起事遇难，清朝岳州官府同华容革命党人从此结

下了宿怨。长沙光复后，岳州传檄而定，吴耀金、柳若乔迫于形势，虽曾拍发电报表示归顺和庆贺，但他们心怀叵测，在宣布开放湖口交通时，仍以“岳属不靖”为借口，要求省府“指示机宜，平定叛逆”，把矛头对准华容义军，并借以挑拨省方与华容革命党人的关系。因此，华容义军一进入洞庭湖，便同岳沅水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虽然华容义军英勇奋战，歼敌甚众，差不多控制了东洞庭湖大半个湖面，但由于缺乏精良武器，无法击溃柳若乔扼守在险要口岸的顽敌，始终未能进入湘江内河，只好掉过头来转攻岳州。

这时，黄荣所带领的一营义军亦已到达君山后湖。于是潘、黄两营会师来攻岳州，具体时间是九月十二。而九月初十长沙发生政变，刚刚成立十天的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同时被立宪派收买的梅馨部队杀害，谭延闿夺得都督席位。“传檄而定”的岳州，以后尽忙些开会成立、封官庆贺的事，所谓“新政”多为表面文章。吴耀金、柳若乔的军事实力没有受到影响，而革命党人李纯生等人虽出任于新政机关，却并未抓到实权。特别是九月初五，曾同黄荣一起参加了两湖会议的革命党人、受派为湖北军政府押解枪弹援湘的任震，路过岳州时竟在革命成败攸关之际，在岳停留三日，与同乡吴耀金密谈交易，希图吴为其所用。并擅自将所押解的枪弹提出一批交给吴耀金、柳若乔。这样更加强了吴、柳的实力。兼之，九月十二日这天，巡防营奉湘鄂两省函电，又收缴了到达岳阳的宋锡全所带的一批湖北逃兵的枪械，使吴耀金的腰板更加硬了起来。这样，他们对付华容义军的炮火也就更加猛烈了。于是潘鼎新、黄荣只好撤军退守君山，暂时控制这南北交通咽喉的洞庭湖险要之地。以上慑长沙，下援武汉，中断荆宜。华容义军，虽然经过战斗，有所消耗，但沿途时有增补，所以退守君山时，队伍反而增加到了一千余人。可惜当时湖南的革命形势突然变化，这支义军便一直未能开到长沙。

由于谭延闿的上台，立宪派势力很快伸展到湖南各地，他们诬蔑焦达峰是“土匪头子”，诬蔑革命党人是“会匪”，大肆捕杀镇压，整个湖南风云骤变。当谭延闿派出的郑柏林来到华容时，乔联昌出城接驾，如迎钦差，华容顽固官绅也纷纷摆酒设宴为郑接风洗尘。而曾经作为义军攻城内应，拥有一定武装实力的团练张巨卿，又摇身一变，转身投靠“郑柏翁大人”。他一面恶毒攻击革命党人，向立宪派献媚取宠，一面用金钱收买、分化在县的革命党人，唆使一些从前线回来的义军成员，涌到革命首领潘鼎新家中和潘鼎新叔父家中寻衅闹事。留在华容的黄炳辰等革命党人站不住脚，只好相机出走，华容形势亦随之急剧变化。这时，驻守在洞庭湖君山的华容义军，进不能投奔长沙，退不能返回故里，久困师疲，军心动摇。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竟然提出“分财散伙”，甚至还有人要借用潘鼎新的头颅回去邀功请赏，因之秩序大乱。那天，幸亏有个方金榜（巴陵贾家凉亭人，身材魁梧，有一身武艺），把潘鼎新藏在船艙后，自己站到船头，手执大刀，左冲右突，斥退众人。由于他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才平定了叛乱。但经过这次事故，兵目毕竟离散不少，义军受到了重大损失。

当时，岳州城内机构林立，旗号众多，情况也很复杂。为了探明情况，潘鼎新遂化装亲自进城。一天，他在南津港偶然碰到了武昌起义后，黎元洪派来驻扎在岳的常澧兵备道署的两湖联络司令部司令胡孔昌的随行人员蒋子辉（华容东山乡荷叶村人），得知湖北方面，清军大举南下，汉口失利，武昌危急，亟需支援。潘回到君山，即与黄荣等人商议，急欲从革命大局着眼，率军援鄂，黄等表示同意。于是，他们就是通过蒋子辉与胡孔昌取得了联系。根据胡孔昌的指示，他们又与奉武昌军政府军务部命令来湘招兵的周祖培（湖北宜昌人）会晤。九月二十，洽谈成功，潘鼎新、黄荣便重新整顿队伍，在城陵矶集合，让周祖培点验人

数，配发粮饷。这次集会，还当场斩杀了原先逃回华容带头闹事、继而又在城陵矶犯过抢劫罪行的朱老五（华容松木桥人），将其首级悬挂在船桅上示众。接着，便誓师启航，随周祖培开赴湖北。时义军人数只剩下二百七十人了。

华容义军从城陵矶出发，经过鲇鱼套，直接开到武昌上岸，驻扎在龙华寺。受编时，由于他们的枪械不足，被纳入属于湖北系统的混成协输送第三标。十月初一，该标奉军务部长孙武命令调至汉阳守护粮台，直接受总司令黄兴指挥。在汉阳侧翼琴断口、扁担山战斗中，他们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分军一半运送子弹，一半收拾散弃枪枝主动参战，掩护了我方炮队从扁担山安全撤退。十月初六，革命军准备退出汉阳，他们到汉阳兵工厂搬运枪炮弹药，与黄总司令一同返回武昌。十月初七，汉阳失守。十月初八，又奉命开赴青山，保护粮台，并运送军火，以接应从下江方面开来的援鄂部队。

汉阳失守前，黄荣、潘鼎新先后被调入刘公所组织的总监察处，黄任书记官，潘任高等顾问，参与筹划军政事务。十月初十，清军从汉阳龟山向武昌猛烈开炮，都督府被击焚，总统黎元洪出走葛店，军务部长孙武也迁到洪山办公，各处人员纷纷逃走，军民惶恐，城内十室九空。总监察刘公挺身誓守武昌，黄荣照常处理文件，连夜不寐，还冒险出外亲自调查材料。潘鼎新则奉命维持秩序，率兵保护都督府及银币铜币诸局，并清查出一百包大米、数十箱银元铜元，全部交存备济军需。其时，潘鼎新、黄荣身边亦有部分华容义军成员随同。

南北议和开始时，潘鼎新又受军务部长孙武命令调至第七协任参谋及执法官，随支队长邓玉麟率七协进驻金口（长江），并统率附近炮队、机关枪队、敢死队、荆襄水师、第八协全协及巡防营，分别驻扎金口、大小军山、牌洲、下沙伏、黄陵矶、大小集厂，防卫自龙床矶至牌洲，大江南北两岸绵延百余里的警戒线。